

陳廣宏
侯榮川
編校

明人詩話要籍彙編

詩話卷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陳廣宏 侯榮川 編校

明人詩話要籍彙編

詩話卷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本册總目

蓉塘詩話二十卷(卷之十至卷之二十)	(八八一)
逸老堂詩話二卷	(一〇六一)
過庭詩話二卷	(一一〇五)
揮塵詩話一卷	(一一四三)
小草齋詩話五卷	(一一六三)
藕居士詩話二卷	(一二八三)
恬致堂詩話四卷	(一三二三)

姜南◇撰

蓉塘詩話

二十卷（卷之十至卷之二十）

侯榮川◎點校

剔齒閒思錄

蓉塘詩話卷之十

仁和姜南明叔著

老態

元吳興趙文敏公孟頫《老態》詩云：「老態年來日日添，黑花飛眼雪生髯。扶衰每藉過頭杖，食肉先尋剔齒籤。右臂拘攣巾不裹，中腸慘慄淚常淹。移床獨就南榮坐，畏冷思親愛日檐。」籀冠徐延之云：「非身處老境，真知酌見者不能諳此，悲夫！」吁！能知老態而能至此境者，幾何人哉！

子房孔明

古今論者皆謂張留侯、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，先後相伯仲也。然武侯有二云：「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。」又云：「宮中府中俱爲一體，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」此數語，留侯不能道之也。則武侯乃伊、呂一等人物，謂爲三代遺才者，信夫！

唐僖宗幸蜀詩

唐黃巢亂，僖宗幸蜀。羅昭諫有詩云：「馬嵬山色翠依依，又見鑾輿幸蜀歸。泉下阿蠻應有語，這迴休更怨楊妃。」雖有風人諷刺之意，而忠厚不足也。

蓴菜櫻桃

予暇日過訪洪子美，留飲，出蓴羹、櫻桃侑酒，曰：「此祖母舅氏蕭山魏公家所贈也，使猶在門。」蓋子美祖母襄惠公之夫人，則魏文靖公之孫女也。因憶文靖公致仕家居時，鄴丘劉菊莊士亨以詩寄之以寓情，其二云：「當代推公獨擅場，李唐詩句漢文章。湘湖春晚多風味，蓴菜櫻桃次第嘗。」則此二物爲蕭山之佳品，魏氏之世（亨）「亨」者，可羨可羨。

武弁名言

儒紳之鄙武弁，自古皆然。目桓宣武爲兵，目狄武襄爲黥卒，其他或目爲老兵，或目爲老衙官者，往往有之。然其間人品之超邁，才略之英武，識見之遠大，而縉紳多有不及者，不能概舉也。晚生後學於前輩中，固當考其人品，觀其議論，雖武弁亦不可輕忽之也。姑以一事言之。

宋韓忠獻公、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，王德用帶平章事，例當謝。二公有空疏之謙言，德用曰：「亦曾見程文，誠空疏，少年更宜廣問學。」二公大不堪。景文至曰：「吾屬見一老衙官，是納侮也。」後二公俱成大名。德用已薨，忠獻謂景文曰：「王公雖武人，尚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，不可忘也。」吁！王公之誨，真名言也，豈可以武夫而少之？韓、宋二公，晚年始有服善之心，豈非學力之到歟！

晚晴

諺云：「晚晴千日。」今世俗久雨見晚晴輒喜。然唐李義山詩有云：「天意憐幽草，人間重晚晴。」則晚晴之言，其來久矣。

正人知

士君子立身行己，當求無愧於心，不必求同於俗也。孔子曰：「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」如此可矣。嘗愛司空表聖一聯云：「窮辱未甘英氣阻，乖疏還有正人知。」此表聖所以能全大節於暮年也。

金陵懷古

趙文敏公子昂《金陵懷古》詩云：「銅雀春深漢苑空，邯鄲月冷照秦宮。烟花樓閣西風裏，錦繡湖山落照中。河水南來非禹迹，冀方北去有唐風。溪城秋色催遲暮，愁對黃雲沒斷鴻。」黃文獻公晉卿《金陵懷古》云：「五雲零落渺天涯，陳迹蒼茫日自斜。畫角已吹邊塞曲，紅藍新長內園花。可憐遺老埋黃壤，曾倚春風望翠華。好在北山猿與鶴，依然同住舊烟霞。」二詩在元儒中皆絕唱，其意則黃公爲優也，具眼者自能辯耳。

元世祖

今帝王廟，胡元世祖亦得與祀，蓋以國家統序所承也。按世祖之立國，貶孔子爲中賢，第儒流於倡後。國有大事，華人仕於其朝者，雖大臣不得與聞，臺省正官，非其族類則不任，其賤士似秦始皇。尊事沙門，其名爲帝師者，正衙朝會，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於座隅，與其君同受群臣朝賀，帝后、妃、主皆受其戒。所以敬禮之者，無所不至，其奉佛如梁武帝。蒙古之制，凡攻城不降，矢石一發，得則屠之，其殘忍如曹操。命西僧楊璉真珈伐故宋諸陵，其貪暴如項羽。征日本，則十萬之師棄於海島，憤其敗衄，復欲征之，其窮兵不仁如隋煬帝。用奸臣阿合馬、盧世榮、

桑哥輩，頭會箕歛以取於民，遣使括雲南金，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，賁安南陳氏以金人代身，其贖貨如漢桓、靈。然則史謂其信用儒術，愛養黎元，皆溢美也。夷之以晉、隋、南北、五代之君可也，而與漢、唐、宋開基之主列於二帝、三王之次，同享萬世之祀，竊有憾焉。

詩有所感

唐王昌齡詩云：「奸雄乃得志，遂使群心搖。赤風蕩中原，烈火無遺巢。一人計不用，萬里空蕭條。」昌齡此詩，有所感激而云。使明皇用張曲江之言，則祿山之亂何自而生？使德宗行陸宣公之策，則朱泚之禍何由而起？忠言逆耳，擯棄長策，不四十年而大盜竊發者再，覆沒兩京，天下騷然，雖仗忠臣義士之力旋能收復，而唐終於不振也。予讀昌齡之詩，重有感焉。

量銘

古人器物皆有銘識。如湯之盤銘，文王之几席、觴豆、刀劍、戶牖諸銘，正考父鼎銘及《博古》、《考古》二圖，可見古器物皆有銘識。漢儒集《考工記》以補《周禮·冬官》之闕，凡攻木之工七，攻金之工六，攻皮之工五，設色之工五，刮磨之工五，搏埴之工二，具載職司器制。然雖非《周禮》之體，蓋亦古人之遺書也。且如「栗氏爲量」，其銘曰：「時文思索，允臻其極。嘉量既

成，以觀四國。永啓厥後，茲器維則。」夫鍾磬、弓劍諸器，皆不有銘，而獨量有銘，蓋遺之也。此書器度不苟，綜理周密，秦漢家所不能及。而匠人營國之制，亦秦漢所不用，則知爲周之遺制無疑也。

劉禪孫皓

劉禪之庸愚，孫皓之淫虐，其致亡國，皆無足惜者。然使孔明不死，陸抗猶在，則邦未必遽喪也。蓋禪近篤實，皓亦聰明。《漢晉春秋》云：「司馬文王與禪宴，爲之奏故蜀技，旁人皆爲之感愴，而禪喜笑自若。王謂賈充曰：『人之無情，乃可至於此乎？雖使諸葛亮在，不能輔之久全，而况姜維邪？』」充曰：『不如是，殿下何由并之？』他日，王問禪曰：『頗思蜀否？』禪曰：『此間樂，不思蜀。』郤正聞之，求見禪，曰：『若王後問，宜泣而答，曰：『先人墳墓，遠在隴蜀，乃心西悲，無日不思。』因閉其目。』會王復問，對如前。王曰：『何乃似郤正語邪？』禪驚視，曰：『誠如尊命。』左右皆笑。」又《三十國春秋》云：「吳王孫皓爲晉所滅，以爲歸命侯。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奕棋，皓在側。濟問皓曰：『聞君在吳，剥人面，別人足，豈有之乎？』皓曰：『見失禮於君者，則剝削之。』時濟伸脚局下，皓以此譏之。濟矍然收脚。」由此觀之，使西陵得人如遜、

〔二〕「况」，原本漫漶不清，據張國鎮本補。

抗、姜維，量力以舉事，以晉武之德，未必能一鼎足之勢也。

蒙貴

《酉陽雜俎》云：「貓目睛，旦暮圓，及午，豎斂如縫。其鼻端常冷，唯夏至一日暖。俗言：『貓洗面過耳，則客至。』一名『蒙貴』，一名『烏圓』。」故古今詩人詠貓者，多用「蒙貴」字。按《爾雅》：「蒙頌，即蒙貴，似猯，紫黑色，可畜，捕鼠甚於貓。」又《一統志·安南國》「土產」內載：「蒙貴，狀如猯而小，紫黑色，畜之捕鼠甚於貓。」觀二書所載，則「蒙貴」自「蒙貴」，非貓也。《雜俎》誤矣。

百舌

《本草》陳藏器云：「百舌鳥，主蟲咬，炙食之，亦主小兒久不語。又取其巢及糞，塗蟲咬處。今之鶯，一名反舌也。」按《禮記·月令》：「仲夏之月，反舌無聲。」《注疏》謂：「反舌，百舌鳥。」《易通卦驗》云：「能反覆其舌，隨百鳥之音。」又《詩注疏》云：「黃鳥，鸚鵡也。」或謂黃栗留，幽州謂之黃鶯。一名倉庚，一名商庚，一名鷺黃，一名楚雀，齊人謂之搏黍。當椹熟時，來在桑樹，皆應節趨時之鳥。或謂之黃袍。今百舌鳥，玄身，黃嘴，爪大如鴿，交春始鳴，學盡百鳥之音，至

夏五月則寂然矣。鶯則身黃，翅尖，黑嘴爪紅，暮春始鳴。《本草》謂百舌即鶯，誤矣。

東坡不殺生

蘇東坡云：「余少不喜殺生，時未斷也。近年始能不殺豬羊，然性嗜蟹蛤，故不免殺。去年得罪下獄，始意不免，既而得脫，遂自此不復殺一物。有見餉蟹蛤者，放之江中，雖無活理，然猶庶幾萬一。便使不活，亦愈於煎烹也。非有所求覲，但已親經患難，不異雞鴨之在庖厨，不復以口腹之故，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。猶恨未能忘味，食自死物也。」又曰：「今日從者買一鯉，長尺有咫，雖困，尚能微動。乃置水瓮中，須其死食，生即放之。」觀此言，雖東坡平生好佛而有此言，亦士君子惻隱之心所當然也。東坡在《獄中寄子由》詩有「魂飛湯火命如雞」之句，非身在險難而與死爲鄰者，不能形容如此之親切也。

日記

本朝巡撫江南大臣，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，蓋公才識固優於人，其勤慎專心於公事，亦非人所能及者。聞公在任時，置一曆簿，自記日行事，纖悉不遺。每日陰、晴、風、雨，亦必詳記。如云「某日，午前晴，午後陰」；某日晴，某日陰，某日雨；某日晝晴夜雨，某日晝雨夜晴；某日午前

雨，午後晴；某日東風，或南風、西風、北風，無不詳記。人初不知其故。一日，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。公詰其失船爲某日午前，午後？東風，西風？其人不能知而妄對。公一一語其日時風候，其人驚服，詐遂不得行。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，蓋亦公事，非漫書也。按（汝）「濟」南《師友談記》：「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，其才智有餘，人莫能欺，漕運絡繹。蔣，吳人，暗知風水。嘗於所居署前，立一旗，曰『占風旗』。使人日候之，置籍焉。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。蓋雷、雨、霜、雹、霧、露等，或有不均，風則天下皆一。每有運至，取其日程曆以合之，責其稽緩者，綱吏畏服。」觀此，則古人亦嘗爲之矣。

黃河套

陝西延安綏德之境，有黃河一曲，俗名「河套」，其地約廣七八百里。北虜時竊入其中，居久之乃去。葉文莊公盛爲禮侍時，嘗因言者欲築立城堡，耕守其地，奉命往勘。大意謂「其地沙深水少，難以駐牧。春遲霜早，不可耕種」。其議遂寢。然聞之，昔張仁愿築三受降城，正在此地。前時，胡虜巢穴其中，春深纔去。近時關中大饑，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，逾年纔復業。則是非不可駐牧耕種也。今聞虜居其中，皆長子孫，邊將不復逐去之。縱不能爲患，然侵盜之事，不能保其必無也。議備邊者，宜有以預防之。

傲骨

戴氏《鼠璞》云：「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，以腰間有傲骨。予觀世俗如脂如韋之人，亦本氣質之自然。《詩》曰『籩籛不鮮』，又曰『得此戚施』，又曰『無然夸毗』。『籩籛』，口柔也，不能俯；『戚施』，面柔也，不能仰；『夸毗』，體柔也，卑屈以柔順人。天苟賦以此質，望其剛毅自立，可乎？」

孫魴誥詞

宋孫魴，本畫工之子，頗多避就。王澈爲中書舍人，草魴誥詞，云：「李陵橋上，不吟取次之詩；顧凱筆頭，豈畫尋常之物。」魴終身恨之。以予觀之，或者戲爲此語以譏魴耳，非誥詞也。信有之，豈王言之體哉？

八司馬

《雲麓漫抄》云：「唐八司馬，皆天下奇才，豈皆見識卑下而附於叔文邪？蓋叔文雖小人，欲誅宦官，強王室，時計出下下，反爲所勝被禍耳。善良皆不免，當時有所拘忌，不得不深誅而力

詆之。後人修書，尚循其說，似終不與爲善者，非《春秋》之意也。雖范文正公嘗略及之，八司馬庶乎氣稍申矣。」

詠猫

陸放翁務觀《贈猫》一詩云：「裹鹽迎得小狸奴，盡護山房萬卷書。慚愧家貧策勳薄，寒無毯，忍教鼠嚙案頭書。」劉詩不惟反陸之意，蓋有諷乎在位者^(一)。國朝天順間，菊莊劉先生士亨亦有《詠猫》絕句云：「口角風來薄荷香，綠陰庭院醉斜陽。向人只作猙獰勢，不管黃昏鼠輩忙。」亦潛夫意也。菊莊又嘗題詩於南屏淨慈寺壁，有云：「虎熟不驚團社客，鷗閒嘗送過湖僧。」時按察使泰和曾蒙簡見之，笑謂寮窠曰：「是乃譏我輩也。」

護法論

《唾玉集》：「張商英，字天覺，號無盡居士。嘗見梵冊整齊，嘆吾儒之不若，夜執筆。妻向

(一) 「位」，原本作「乎」，據張國鎮本改。

氏問：『何作？』曰：『欲作《無佛論》。』向曰：『既曰無，又何論？』公駭其言而止。後閱藏經，悚然有悟，乃作《護法論》。夫商英初附王安石，後復叛之，其性傾仄無常，於此亦可見矣。彼有定見之君子，果如是乎？

術姬妒寵

《典論》云：「司隸馮方女，有國色，避亂揚州。袁術登城見而悅之，遂取焉，甚寵之。諸婦教之：『將軍貴人，重其志節，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。若如此，加重。』馮氏後每見術，垂泣。術果以爲有心，益寵之。諸婦乃共絞殺，縣之於廁，言其哀怨自殺。術以其不得志而死，厚加殮殮。」吁！術志趣如此，則必不能延攬英雄，同獎王室，而建桓、文之功；其不明又如此，則必不能舉直錯枉，隨機應變，相時而行，以平僭亂，以安天下。其不能保終臣節，困餓而死，宜哉！

慕勢

《典略》：「漢中官常侍唐衡，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，公明不娶。轉以女妻荀彧。彧父緄慕衡勢，誠或娶之，爲論者所譏。」按史謂緄爲荀氏才子，而與「八龍」之列，彧亦舉孝廉，人稱其爲王佐才。而父子羨慕紛華，甘心權勢，身名不之惜也，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乎？縱不畏於聖